

避暑纳凉那些事

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,让人们感受到了酷暑难耐。回想从前的日子,没有空调、冰箱,甚至没有电扇,避暑纳凉的方式因地制宜,简单实用,留下多少有趣、难忘的记忆……

葫芦架下好纳凉

成石

儿时,我家住在太钢职工宿舍排房中的一间平房里,那间平房只有十几平方米,一家人吃住在一起,不仅拥挤,一到夏天还热得透不过气,一把蒲扇扇来扇去,呼扇来的都是热风,一点也不凉快。这时,人们只好到外面的阴凉处去乘凉,而我家则在家门口的葫芦架下纳凉。

排房住着11户人家,门挨门,窗对窗,每家的家门前除了小厨房、煤堆、走道,还能余下一块四五平方米的地儿。在这块地上,有的人家养鸡养鸭,有的人家养兔,更多的人家在这块地上种蔬菜、玉米等农作物。在吃供应粮的时候,人们都希望在这块地上增添一点吃的东西。

我家在这块地上种的却是葫芦。母亲把葫芦种在地的边缘处,中间却空闲着。第一年种葫芦的时候,邻居们纳闷着问母亲,中间这块地闲着干嘛,都种上作物多好?干嘛要搭一个葫芦架?母亲笑笑说,种点菜也吃不了几天,有了葫芦架夏天就有一块乘凉地儿啦,到时大家都来呀!

葫芦长起来了,长出藤蔓的时候,父亲就找来一些木棍、竹竿,搭起一个葫芦架。我看到邻居们种的都是农作物,自家却种不能吃的葫芦,就问母亲这是为什么。母亲告诉我,葫芦是我国的风水吉祥物,由于葫芦与“福禄”同音,寓意家人福禄吉祥,葫芦籽多,又寓意着子孙兴旺发达。

酷热的夏天来到了,葫芦的藤蔓也爬满了整个藤架,葫芦叶密密的,绿油油的,遮住了头顶的骄阳。葫芦叶在微风的吹拂下,像一把把精致的小扇子,呼扇着清凉与绿意。小葫芦也长出来了,如一只只乖巧的铃铛挂在藤蔓上,吹奏着大自然和谐而柔美的旋律。这时,家里热得呆不住了,父亲就在葫芦架下摆一张小饭桌,再摆几个小板凳,一家人就在葫芦架下纳凉、吃饭。我下学后也在葫芦架下写作业,清爽的夏风理顺了我的思绪,写作业也得心应手。

渐渐地,我家的葫芦架下坐满了乘凉的邻居,大家有时吃饭,有时聊天,说笑声如清凉的溪水在葫芦架下流淌……



老榆树下故事多

郝妙海

上世纪50年代,市郊武家庄村我家老宅的大门外,曾是一大片空地。距街门约一丈开外的地方,有株据父亲讲是我爷爷的爷爷栽下的老榆树。我记事时,其腰身已粗到两个大人都搂不住了。而在距地面七八尺高处,老榆树仿佛张开双臂,向东、向西各伸出一枝比水桶还粗的主干。然后,枝丫丫伸展开来,整个树冠覆盖了门前半亩多的一片地方。

炎炎夏日,老榆树的冠盖下,是我村村南最热闹的地方。前后晌,近处几家邻居的婆姨们会不约而同地各抱一捆苇皮来这儿编席子。边叨歌,边双手飞舞,乘凉、干活两不误。到中午时分,太阳最毒的时候,下地回来的农人们会光着膀子,肩头搭块毛巾,一手拎把芭蕉扇,一手托只大海碗,纷纷来到老榆树下,找块现成的石头或木头坐下来,或就地一圪蹴。然后,随手把芭蕉扇放在一旁,边吸溜着碗中的红面剔拔股,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村里、地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鲜事。约摸着一碗快吃完了,便有婆姨或娃娃们出来将碗筷收走。大老爷们则大都留在树荫下,擦擦汗,顺势在婆姨们未编完的席子上躺下来。然后,在蝉鸣声中,歇一个惬意无比的晌。

而在我的记忆深处,老榆树下最美妙的夏日时光,还是在夜幕降临之后。吃过晚饭的大孩子们,纷纷走出家门。孩子们在夜色下碰拐拐、打圈圈、藏猫猫……大人们似乎更依恋老榆树下那块天地。他们一手提溜着芭蕉扇,另一只手拎着一截已点燃的蒿腰儿,再次聚在老榆树下。在袅袅升腾的艾烟中,边扯闲篇儿,边等着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。这个人便是旧日乡村中几乎村村都有的民间“倒(说)书人”。而只要这个说书人一就座,一张嘴,老榆树下的嘈杂声便戛然而止。而我们这帮孩子们无论正在玩什么游戏,都会立即停下来,静静地钻进那艾蒿的烟气中,很快便被说书人声情并茂渲染出来的场景和人物所吸引……直至夜深人静,老榆树下的书场,才在说书人“且听下回再讲”中结束。

消暑有妙招

李栓林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全家六口人住在坡子街16号一间20多平方米的正房。夏季来临,暑气逼人。为了防暑降温,妈妈真动了不少脑筋。

我家是青砖铺地,吸水较快,妈妈端着脸盆,往地面均匀地洒着水,还把床下腾出空隙,也洒上水。水洒地上,溅成花朵形,家中顿生凉意。中午煮好面条,捞出放清水盆里,用筷子来回拨动,热气骤降。我和妹妹称之为“太原冷面”。

有时,妈妈加工制作凉粉。淀粉熬成糊状,贴在水瓮四周,薄薄的、白白的,过了一个多小时,再轻轻撕下,切成小方块,再调上小葱、蒜末、辣椒、食盐、陈醋拌成的调和,真是清凉爽口、消暑解馋。妈妈还蒸得一手好糯米,金黄酥软、清凉爽润,是我家在赤日炎炎夏季的最佳食品。

饭后,妈妈用凉水洗过的布子把满床凉席认真地擦上一遍。一会儿,我们睡上去,凉意沁入肌肤,好舒服呵。

熬过炎热的白天,晚上就好过多了。晚饭后,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,一手握扇,一手端茶,分别来到韩拴明、郝上保叔叔的三轮车前,坐在车上,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。有时,围绕热门话题争论不休,好不热闹!

而我们这帮淘气小子,不是藏猫猫,就是相跟着去附近的解放路、旱西门等街道遛弯儿。

水中觅清凉

郭建荣

想当年,我们的家中,既没有空调,也不会在家中设淋浴器。酷暑夏日,提个塑料桶,到大院水管那儿提一桶水,倒在洗衣服的大铁盆内,然后坐在自家门口阴凉处,尽情地洗吧!从手到胳膊到头脸,从脚到大腿,尽情地用凉水泼洒,浑身上下凉阴阴的。

大热的天,午后顶着骄阳去上学,非常发愁。班里的许多男同学在上学前,就要到宿舍公用水管子前,把头伸到水管几下,冰凉激流的自来水呼噜呼噜冲到头上,看着好凉爽。我对这些男生羡慕至极。终于有一天,我忍不住了,也跑到自来水管下,用冰凉的自来水呼噜呼噜冲了半天,好爽啊!可到了学校,人家男生的头发很快就干了,可我那淌着水的辫子,就是怎么也干不了!以至于因受湿气过重,头发闷。

火辣辣的太阳下,体育课也不好上。有一次体育课,体育老师要带我们去一个户外游泳场去学游泳。许多女同学都不敢下水。我爱水,见水就喜欢。那会儿的小学生,哪有什么游泳衣。我穿着衣服就下水了。在水中,我按照老师的指令,伸开胳膊伸开腿,双手与臂下压,同时头伸出水面赶紧换气。此时,在有树荫庇护下的泳池里,丝毫感受不到夏日的酷热。等我上岸后,浑身水淋淋的我,被微风一吹来,感到一阵阵冷得发抖。岸上没下水的女同学,赶紧把她们的干衣服给我披上。

难忘的消暑美食

李汝霖

我的童年是在海河边度过的,当年在海河边吹着习习的凉风,品尝着夏日的美食,那悠闲清凉的夏日生活真是难忘。

夏至这一天,母亲总要给我们吃凉面,据说有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的习俗。这一天,母亲总让我拿上碗到胡同口的一家小商店打麻酱,回家后用凉白开水调成稀糊状,加上咸盐,准备拌面。这是我小时最爱干的一件活儿,因为可以不时用筷子挑起一点儿,名正言顺地尝尝咸淡味道。母亲的手擀面堪称一绝,擀的面条软硬适中,又细又匀,煮起来不易断,吃起来很筋道、有嚼头。然后母亲又做拌面用的“菜码”:主要是黄瓜丝,再配以煮黄豆、土豆丝、白菜丝、豆角丝、红萝卜丝,全是白水煮菜,黄、白、绿、红各种颜色搭配起来赏心悦目,还要配上醋泡大蒜瓣儿。尽管天气炎热,却总能勾起全家人的食欲。母亲把手擀面条煮好后,先放在凉白开水里过凉,然后每人捞起面条,中间浇上调好的麻酱,周围配上“菜码”,用筷子拌好,自己想吃什么再添加。我小时就爱吃这夏至凉面,既爽口又清香,总要吃上好几碗。

我那时在天津一所私立小学上学,印象极深的是老校工李师傅,约50多岁,一个人住在学校传达室里,负责打铃和清扫卫生,夏天还顺便卖点冰棍和刨冰。父亲有时给我点零花钱,我除了买“败火”的冰棍外,最喜欢的还是暑热天吃刨冰。李师傅有个自制的铁刨子,在冰块上刨上一满盒冰花花,打开冰刨子放在盘子里,再浇上点酸梅汤或山楂汁,吃起来又清爽又酸甜。

在消暑纳凉的美食中,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号称“天然白虎汤”的西瓜。父亲买回来的天津“三白”大西瓜,不但个头大,而且白皮、白瓢、白籽,吃起来既甘甜又水分大,还是沙瓢,真是西瓜中的极品。那时全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,一边听着擅说评书的父亲讲《聊斋志异》中的鬼狐故事,一边吃着味美香甜的“三白”西瓜,那真是夏夜难以忘怀的纳凉时刻啊。